

鲁迅箴言全编

下

悲剧与喜剧

主要是编者从鲁迅的各种著作摘录出鲁迅关于人生、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精辟性语言，为读者快速阅读鲁迅作品提供了捷径，也是一本很好的语言学习工具书。

乔淑丽 罗小平 陶敏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箴言全编

——悲剧与喜剧

(下)

乔淑丽 罗小平 陶敏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箴言全编 / 乔淑丽, 罗小平, 陶敏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重印)

ISBN 978-7-5387-0686-4

I. 鲁… II. ①乔… ②罗… ③陶… III. 鲁迅 (1881 ~ 1936) — 箴言 — 汇编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1970号

鲁迅箴言全编——悲剧与喜剧

- | | |
|-------|---|
| 编 者 | 乔淑丽 罗小平 陶 敏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责任编辑 | 郭力家 |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邮编130062 |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39 |
| 网 址 | www.shidaichina.com |
| 印 刷 |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 1168毫米 1/32 |
| 字 数 | 210千字 |
| 印 张 | 18印张 |
| 版 次 | 2010年3月第2版 |
| 印 次 |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387-0686-4 |
| 定 价 | 89.50元 (全三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67. 管闲事	265
68. 崇实	266
69. 习惯与改革	268
70. 热风	271
71. 恨恨而死	278
72. 炬光	280
73. 拿来主义	283
74. 战士·猛士	286
75. 青年·革命论	290
76. 急进革命论	294
77. 从速堕落到壕堑战	298
78. 人生·梦·钱	302
79. 青年·青年	306
80. 女人·女人	312
81. 节烈·节士·暴行	315
82. 妇女之解放	322
83. 谁反对科学	326

84. 乳犊不怕虎	329
85. 用苦痛换来真话	330
86. 悲剧喜剧之间	347
87. 新文学概观	359
88. 遵命文学	362
89. 吃人与被吃	370
90. 在甲胃的下面	372
91. 死·灵魂	381
92. 中国人的自信力	383
93. 世风·今人	385
94. 拾遗补阙：诗抄	394

67. 管闲事

我现在觉得世上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

《全集（三）·华盖集续集》第185页

265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

《全集（三）·华盖集续集》第186~187页

68. 崇实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所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位先生自然是西医。

《全集（二）·朝花夕拾》第288页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全集（五）·伪自由书》第12页

其实，中国人谁没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没出息了，所以别人倒不注意。

《全集（五）·花边文学》第438页

与其迷信、模胡不如认真。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现在那么的烧几个纸锭，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骗自己，而且简

直是骗鬼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全集（五）·花边文学》第439页

极平常的预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

《全集（六）·且介亭杂文二集》第350页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

《全集（一）·热风》第324页

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某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虽然反对改革，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即如文字一面，白话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笔。照他的学说，本该去“数麻石片”了；他却又不然，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致老死。

《全集（一）·热风》第325页

69. 习惯与改革

我们无权去劝诱别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

《全集（一）·坟》第163页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殄殁，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全集（一）·坟》第163页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

我也是不能确切的知道。

《全集（一）·坟》第164页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证而且堂皇。

《全集（四）·二心集》第223页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全集（四）·二心集》第224页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未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

《全集（六）·且介亭杂文二集》第282~283页

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

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

《全集（六）·且介亭杂文二集》第283页

同是不满足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全集（六）·且介亭杂文二集》第443页

70. 热风

然时有强物，灭其要弱，阻其成长，故强之种日昌，而弱之种日耗；时代既久，宜者遂留，而天择即行其中，使生物臻于极适。达尔文言此，所征引信据，盖至繁博而坚实也。

《全集（一）·坟》第14页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淇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掙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

《全集（一）·坟》第44页

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

《全集（一）·坟》第116页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全集（一）·坟》第194页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个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归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

《全集（三）·华盖集续集》第281页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还是鬼。

《全集（三）·华盖集》第45页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

《全集（三）·华盖集续集》第16页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全集（三）·华盖集》第16页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全集（三）·华盖集》第90页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全集（三）·华盖集》第91页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

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全集（三）·华盖集》第102页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全集（三）·华盖集》第130页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全集（三）·华盖集》第143页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着哩，——只是还没

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全集（三）·华盖集》第143页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全集（三）·华盖集》第144页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全集（三）·华盖集》第144页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

怖”，仍然不能够做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全集（三）·华盖集续集》第266~267页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全集（三）·华盖集续集》第267页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

《全集（三）·华盖集续集》第267页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例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全集（三）·华盖集续集》第267页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说“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沉重的